



●灯下谭红

茶事里的红楼众生相

陈颖莹

茶的起源据说与神农尝百草相关,虽只是传说,但考古发现证明,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,已经开始了人工种植茶树。唐代的陆羽,因写出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《茶经》,系统总结了茶的种植、制作与品饮方法,被尊称为“茶圣”。至宋代,“斗茶”成为一种社会风尚。宋徽宗赵佶是茶道高手,他撰写了《大观茶论》。“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”,这句在明清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,表明当时已进入全民饮茶时代。

在号称封建社会“百科全书”的《红楼梦》中,到处都有茶的踪影。从

漱口到清饮,无论是家常茶、敬客茶、药用茶,还是伴果茶,都颇为讲究,凸显了贾府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世家气派。仅在曹雪芹亲笔撰写的前八十回内容里,就出现了枫露茶、暹罗茶、女儿茶、凤髓茶、六安茶、杏仁茶以及老君眉等名目繁多的茶类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“茶事”描写,从未脱离人物与情节而孤立存在,如第三回叙林黛玉进贾府,“寂然饭毕”后,“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”,她接过茶,“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,黛玉也照样漱了口。盥手毕,又捧上茶来,这方是吃的茶。”这一描写,让读者看到了贾府仪节的繁复和雅致的生活,也见出林黛玉的聪慧自持、行事谨慎。同回王熙凤出场时,“已摆了茶果上来,熙凤亲为捧茶捧果”,刻画出她老于世故的品性。第六回叙刘姥姥进贾府打抽丰,“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”,凸显了贾府上等奴仆讲究体面、爱摆排场的身份。第五回贾宝玉品茶的“千红一窟”茶,以谐音预示了红楼女儿群体的悲剧命运。第二十八回描写贾宝玉在王夫人处吃过饭后,旋即“吃了茶,便出

来,一直往西院来”,以他吃茶的匆忙,写出对林黛玉的牵挂。茶事描写为《红楼梦》营造了一种浓厚的日常生活氛围,在这种氛围中,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,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进展。

与饮茶相关的民俗细节,在《红楼梦》里也得到了十分具体的体现,如第一回叙甄士隐中秋节邀寄居于葫芦庙的贾雨村共度佳节,“须臾茶毕,早已设下杯盘”,邀朋友宴饮,系当时习见的民俗。此外,灵前献茶也是明清社会的民俗。《红楼梦》中有以茶祭奠逝者的描写,如第十四回叙王熙凤主持秦可卿丧仪,吩咐“供奉茶纸”。再如第七十八回,描写贾宝玉以“枫露之茗”祭奠因遭到诬陷而屈死的晴雯。茶作为高洁清雅的祭品,既象征着晴雯纯洁坚贞的品格,也寄托了贾宝玉对她的深切悲悼,从而展现出二人深厚真挚的情谊。

中国是茶的故乡,茶文化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。盛世幻景空有色,人间春梦了无痕。清醒与矛盾之间,一碗碗人间茶,正是那消解胸中块垒的媒质。然而,唯有慢饮细品,读者方能体悟其中真味。正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所言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!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曹雪芹苦心孤诣要表达的创作意图,恐怕不是“快餐式”阅读能轻易参透的。《红楼梦》深度融合了中国茶文化,从茶文化的视角解读,不失为解锁曹雪芹创作意图的一把钥匙。

在西湖的西泠桥边,有一个小巧的亭子,亭子里有一座简单的墓葬,有位南朝时期名叫苏小小的歌女长眠于此。

白居易在《杨柳枝词》中,对苏小小如此感慨:“苏州杨柳任君夸,更有钱塘胜馆娃。若解多情寻小小,绿杨深处是苏家。”诗中的苏家,指苏小小。白居易借柳咏人,其实更是借她写西湖的“柔情”与“灵气”。他在《杭州春望》中描写杭州春天的景色,把苏小小家也作为一景:“望海楼明照曙霞,护江堤白踏晴沙。涛声夜入伍员庙,柳色春藏苏小家。”

刘禹锡读了白居易这首诗后,立马附和了一诗:“钱塘山水有奇声,暂谪仙官领百城。女妓还闻名小小,使君谁许唤卿卿。”从这首诗里,进一步证明了白居易《杭州春望》里的“苏小家”指苏小小的墓地,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“苏轼之家”。况且,苏东坡是北宋人,比白居易晚生了200多年。

不止是白居易和刘禹锡,温庭筠、李贺、张祜、秦观、林景熙、元好问、袁宏道、徐渭等历代文人都为苏小小留下了很多笔墨。那么,杭州西湖有不少名人墓葬,比如岳飞、张苍水、于谦等,他们的名声如雷贯耳,苏小小何德何能,不仅葬于西湖,而且文人墨客为之扼腕叹息?

关于苏小小,张岱在《西湖梦寻》中这样描述:苏小小者,南齐时钱塘名妓也。貌艳青楼,才空士类,当时莫不艳称。《玉台新咏》《乐府广题》也有苏小小的相关记载。

清代陈树基在《西湖拾遗》中叙述比较完整,介绍了苏小小六岁丧父,十岁丧母,母亲临终前把她托付给姨妈,小小后来成为歌妓。小小常常坐车游西湖,一次偶遇当朝宰相儿子阮郁,相互倾慕,因门不当户不对,这段恋情破灭,小小思郎心切病倒。大病初愈后,小小乘油壁车出去散心,巧遇穷书生鲍仁,鲍仁准备进京应试,无奈缺盘缠,小小倾囊相助。五年后,已是刺史的鲍仁转道杭州看望小小时,却赶上她的葬礼。鲍仁抚棺大哭,在她的墓前立“钱塘苏小小之墓”之碑,并在墓上造了一座“慕才亭”。亭上有楹联:湖山此地曾埋玉,花月其人可铸金。

原来,苏小小千年不曾被遗忘,从来不止是她的美貌与才情,而是其生于乱世却干净纯粹的灵魂。她“不卑不亢”,不卖弄悲苦,不攀附权贵。遇阮郁是真性情,赠鲍仁是侠义心。苏小小“虽在风尘,心向明月”的品质,值得我们敬仰。

西湖烟雨,山水与佳人融为一体。西湖因她而多情,她因西湖而流芳。游客走在西泠桥边,看到那小小亭子,驻足凭吊,其实是中国人对“真”与“美”最温柔的念念不忘。

钱塘苏小小

杨应和

●网络新词语

决战××之巔

董春好

“决战××之巔”是近期走红的玩梗句式,核心是用“巅峰对决”的宏大叙事感,包装各类圈层里的趣味PK和投票活动,自带强烈的反差和幽默感。

这个梗源自古龙小说《陆小凤传奇》里的经典名场面“决战紫禁之巔”,原本指代西门吹雪与叶孤城两位顶级高手的宿命对决,后来逐渐演变为“终极较量”的通用代名词。在实际用法中,“××”的位置可以替换成任意生活化的主题,比如“决战奶茶之巔”“决战期末之巔”“决战古偶之巔”等等,大多用来发起趣味投票、调侃日常里的激烈竞争,或是自嘲“拼尽全力也要分出高下”的场景,是年轻人用夸张的表达形式消解胜负欲的流行玩法。

从《清实录》所载来看,康熙帝数度巡幸津沽,皆以舟楫为主要行途,海河之上常现皇家御舟身影。为满足帝王巡津及南下的需求,皇船坞奉谕旨始建于康熙五十二年(1713),此事在嘉庆《长芦盐法志》中有着详细记载。皇船坞虽为康熙帝所建,乾隆帝却也使用频繁。

作为清代天津专属的皇家贮船之处,皇船坞建制规整、功能完备,坞内设官厅、汛房、水手房、桅舵房、库房、东南角门等。与行宫类似,船坞兼具官署属性,尽显皇家专属建制的严谨气派。

皇船坞的核心功用为贮存御用座船,坞内常年停放御舟共计十一条,其中体量最大的是乾隆御题龙舟“安福舫”,长九丈三尺、宽一丈九尺,为皇帝亲乘;次为御题“翔凤艇”,长八丈四尺、宽一丈六尺,供后宫随行乘坐;另有“行春如意船”及扑拉船、沙飞船、湖船、乌图里船等,各船尺寸相异、功用有别,最小的乌图里船长仅二丈六尺。关于皇船坞的具体位置,《长芦盐

父亲看我在家待得有些腻烦,说要带我爬山。他干了二十多年农活,身体强壮得很,真要爬山,我不一定爬得过他。不过想到能出去散散心,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天气清爽怡人,我们选择了一座从未爬过的山,不知道山的那边是怎样的风景。一口气爬到了山顶,结果山的那边没有人家,没有河湖,有的还是一座山,一座更高的山。爸问我,要不要继续?我觉得有些意犹未尽,且

向前

晓奕

体力尚可,便说想试试。那天我们一口气爬了好几座山,无一例外,山的那边都是山。不过,爬到最后,山的那边是什么,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面对未知,面对眼前的困顿,我有继续爬过去的勇气和决心。

之前因为考研失败,我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这次爬山后,我想,是时候重新出发了。那个周末,我带着行李,上了一趟远行的列车。

●柳墅行宫沧桑录

皇船坞临海河而建

曲振明

法志》明确记载:“在天津城南门外海河闸口三里,北向。”结合清代《潞河督运图》所绘方位,船坞旁侧有一座炮台,对照史料与地理考证,此炮台即为马家口炮台,由此可确定皇船坞坐落于今天沽桥附近的马家口一带。这一考证亦有实物佐证,据陈铁卿《津沽杂考》记载,1955年夏季,和平区胜利公园北侧刨土时,发现长42厘米、宽21厘米、厚10厘米的成行巨型青砖,经考定正是当年皇船坞围墙的专用建材。

皇船坞临海河而建,“林木清苍,颇饶幽胜”,是清代津沽知名名胜。乾隆五年(1740),天津县知县张志奇编撰《津门八景》,其中“广厦母屯”一景便是专为描绘皇船坞所作,诗云:“亭

亭依岸舣龙舸,碧瓦参差照绿波。玉辇不来春树长,游鳞争比旧时多。”从“碧瓦参差”的诗句中,可窥知坞房采用宫殿式建筑风格,黄墙绿瓦、螭龙镇兽,处处彰显皇家尊贵,与海河碧波相映,构成独具皇家韵味的津沽景致。

虽为皇家胜迹,但皇船坞的御舟只为帝王巡幸备用,平素高墙紧锁、人迹罕至,尽显冷清。乾隆四年(1739),诗人汪沅途经此地作诗感叹:“船坞周遭百丈强,常扃锦缆与牙樯。官家勤政希游豫,闲煞黄头鼓棹郎。”诗中描绘了坞内锦缆牙樯常年闲置,管理官吏罕至,就连专为皇家驾船的水手也无所事事。乾隆六十年(1795),诗人蒋诗在《沽河杂咏》中则勾勒出别样景致:“皇船坞口是渔家,杨柳青青拂岸斜。绝似西湖好风景,二分烟水一分花。”当时皇船坞因内有水域被称作“水围”,俗称“西湖皇船厂”,坞外渔家泛舟、杨柳依依,皇家禁地的肃穆与民间水乡的温婉相融,成为津沽独有的风光。

